

中国文联出版社



纪宇 著

美的遐想

纪 宇 著

美的遐想

中国文联出版社

美的遐想

纪 宇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华 昌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32开本7印张3插页142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0册

ISBN7-5059-0391-8/I·249 定价：1.75元

目 录

漫道梅凋开.....	(1)
从“滚刀肉”到“出土文物”	(6)
“蜗蜗居”趣闻.....	(12)
郁达夫与刘开渠.....	(18)
祖国的份量有多重.....	(26)
他们夫妻之间.....	(35)
英雄碑对我说.....	(43)
木桩子上的精灵.....	(48)
小鸟，你飞向这里.....	(55)
鸟儿，在我窗前歌唱.....	(62)
泼水节，在北京.....	(68)
泉之盼.....	(72)
长城魂.....	(77)
秋游华严寺.....	(81)
洁白的栀子花.....	(85)
大地的呼唤.....	(91)
白帝城散记.....	(96)

24

PK99 155

我们拥有晨光	(103)
静夜思	(107)
话说尤凤伟	(112)
尤凤伟其名其文其事	(121)
黄河·海洋·诗人	(127)
集市之忆	(132)
桥的情思	(139)
美的遐想	(145)
鲨噬	(149)
生当作人杰	(158)
“嫁给散文”的姑娘	(162)
海之旋律	(166)
诗之梦	(172)
用心灵歌唱爱	(183)
中学时代与书	(189)
登场之前的准备活动	(196)
给一个盲女孩的信	(208)
寄给阳信的信	(214)

漫道梅倒开

——萧军印象之一

打开笔记本，读着访问萧军的记录和事后补写的感想，几次见到萧老的情景便浮现在我面前。于是，我拿起了笔，怀着激情写下我印象中最鲜明、最生动的一件事。

那是在著名雕塑家刘开渠的家里。

刘老与萧老三十年代在成都便是好友，两家交往已有四十余年。这次是萧老偕夫人王德芬前来探望，相聚畅谈的。

刘老的夫人程丽娜是位画家，她画的各种尺幅的梅花贴满墙壁，好象满屋燃有



星星点点的火焰。其中尤以一大幅倒悬的梅花引起萧老极大的兴趣。

“这一幅好，”萧老凝视着，若有所思。

虽系夫人所作，刘开渠的评语却是内不避亲的：“是不错，构图到笔法，都有新意。”

王德芬曾在苏州美专学过画，是行家，也点头表示赞同。

程丽娜却笑了：“你们都说不错，可这是‘倒梅’！”

“倒梅有什么不好？”萧军大不以为然。

“好，我终于找到撑腰的了，”程丽娜高兴地拍着手说，“有人向我要画，我送他一幅倒梅，他却非要把梅枝正过来，说倒梅不吉利。我肚子里现在还憋得慌呢，你给我题一首诗，出出这口气。”

“对，你给题一首吧。”刘开渠欣然赞成，站起来去取笔，我上前揭下这张倒梅图，铺在画案上。

萧军喝了一口茶，点点头，沉思起来，似乎扣动了 he 深沉的心弦。尽管，梅是倒长的，不还是梅？依然在冰雪中不屈不挠地开着绚丽的花，散发着浓郁的馨香吗？！

看着萧军深思的神情，我想起他曾告诉我的许多经历

……

一九三八年和四〇年，萧军曾两次去延安。那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四面八方的作家、艺术家带着各种经历、各种思想来到延安，目的是抗日救国，但文艺观点各有不同。因此，萧军曾向毛主席建议开个文艺座谈会，希望中国共产党制定出个文艺政策，他还提出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座谈会开始，他头一个发言。他是赞成文艺为工农兵

的方向的，同意“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作品本身也最有说服力。在那次座谈会之前，他就写了反映农民生活的《过去的年代》、反映士兵生活的《八月的乡村》，座谈会后，又写了反映工人生活的《五月的矿山》。直到现在，他仍认为毛主席的《讲话》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提法需要改变，如把为工农兵服务，改成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他怀着满腔热情向东北前线出发了。步行三十六天到达张家口。因东行受阻，在张家口待了六个月。四六年秋到了东北。

不久，便开始了对他的无情批判，罪名是“反苏反共反人民”。他在文艺界消失了。

逆境中，他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在矿区深入生活，写出了《五月的矿山》。书写成后，无法出版，他写信给毛主席。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小说终于问世了。

然而灾难并没有结束。在十年动乱中，被抄家、关押、殴打……无须多说，在任何强暴面前，萧军都没有低过头。但祸及亲属，却使他十分愤慨。

一天，他的一个儿子在街上行走，被一群狂热的红卫兵发现了。“他是萧军的狗崽子！”

于是，不管青红皂白就是一顿“皮带炒肉”，儿子倒在路边，血流遍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死个‘狗崽子’有什么了不起，烧了！”这样，当时百业萧条而独家兴旺的火葬场的停尸房里多了一具无名男尸。幸亏这里排队挨号的多，在死人从容升天的时候，活人醒了。他不知

道身在何处，只觉得这不是他待的地方，挣扎着坐起来，离开了向他微笑的死神……

萧军是个硬汉子，他拍案而起了！不必细说那些反抗与斗争的过程，只记下他这几句话吧：

“拿破仑说他的字典里没有‘难’字，我的字典里没有‘怕’字。你眼瞪的再大，能瞪我个跟头吗？你嘴张得再阔，能把我吞下去吗？你有能耐，枪毙我好了！你拿来枪，我冲你的枪口！”

“我是以质胜量。你豁出去了，他还有什么办法？”

“一个人民真正需要的作家，是打不垮、骂不倒，也是掩盖不住的。至于人民并不需要的作家，那垮掉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

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只要身边有纸有笔，他仍要写作。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他的思考也不曾停止。

是非被颠倒的时候，并不等于没有是非。

没有苦寒，何来梅香？

此刻，我注视着萧军，想了很多很多，我甚至想对刘开渠说：以萧军为模特儿，你一定会创作出一尊杰出的塑像，如果起名字，我建议叫《坚强者》！

也许，半个多世纪的生涯：苦难、奋斗、追求，都正在他的脑海里闪过。

是啊，生活中有倒开的梅，社会上何尝没有倒栽的人！他们的思想是被歪曲的，形象是被丑化的，身体是被摧残的，嘴巴是被封住的。

倒开的梅仍然是梅，倒栽的人同样是人！当党的政策的阳光照来的时候，阴影畏缩了，消散了，人们才发现“魔

鬼”不象画的那么可怕，反而是很善良，很可亲的。才觉察到，人间有道貌岸然的骗子。于是，历史前进了一步……

萧军站起来了，接过刘开渠递过来的笔。

是诗的激情在胸中澎湃，还是岁月的波涛在心头奔涌？萧军饱蘸浓墨，在绚丽如血的梅花旁挥笔写道：

漫道梅倒开，朵朵向阳回。

青青河边柳，袅袅送春来。

笔墨酣畅，字迹雄劲，我禁不住在心中叫好。

萧军接着写道：丽娜作画，萧军拜题。一九八二年三月七日。

题上诗的《倒梅图》又挂上了墙，程丽娜高兴地说：“这回可好了，倒梅的冤案翻过来了，谢谢，谢谢。”

她的眼睛虽然几乎失明，看不清楚，可心里洒上了一片灿烂的阳光。

我端详这血红的梅，流动的字，吟诵着这深情的诗句，忽然想起党给萧军作的政治结论：

“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

党亲手把强加在萧军身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全部推翻，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萧老不老，他还有多少计划有待实现呵！

愿梅更红，朵朵向阳吐新蕊；祝柳更绿，袅袅送春满人间。

1982年春写于北京

从“滚刀肉”到“出土文物”

——萧军印象之二

有时，一个人的绰号往往能高度概括其性格、脾气的特征，活脱脱非此君莫属。你若不信，我拉一位老作家为证。谁？萧军，萧先生。

萧军的绰号一大串：滚刀肉、球子、亡命徒、拧种、犍羊、国宝、出土文物，等等。这里且取一头一尾，姑妄把“滚刀肉”和“出土文物”拈出，当作题目。

萧军出生六个多月的时候就丧失了母亲。母亲非生病而死，而是挨他父亲一次殴打，不堪忍受才服毒自杀的。萧军幼年的时候，别人问他：

“你长大了干什么？”

“给妈妈报仇！”嘎崩脆一句，毫不含糊，引起父亲一声哀叹：“这不是我的儿子，这是我将来的敌人，冤家啊！”其实他的父亲也不是坏人，造成他们夫妻悲剧和父子隔阂的根源是大男子主义、“夫权”和“父权”的封建思想。

萧军自小就是旧世界的叛逆者。在高等小学里，他因

反抗实行体罚和蛮不讲理、倚恃暴力斥骂学生的教员而被开除。一个比他大的孩子欺负他，他竟用石头将对方的脑袋凿了一个洞！父亲毒打他，他既不告饶，又不逃跑。后来他长大了，又学了武术，父亲再打他，他就不客气地对打，使“父权”扫地，父亲又给他下了定论：

“他学徒，会打死师傅，学买卖，能气死掌柜！”

后来萧军进了东北陆军讲武堂，那是“少帅”张学良开办的，等级森严。他仍不安份，被打手板、关禁闭，好容易熬到临近毕业，却又因打抱不平，与中队长发生冲突，盛怒之下，他抡起手中铁锨差点将中队长劈死，又一次被开除。

在黑暗的旧中国，贫苦的人无疑于菜板上的鱼肉，任凭强者宰割。萧军则不然，如其被杀被剐，他也要做一块剐不烂砍不动的“滚刀肉”。非但砍不动，还要让钢刀卷刃，菜板崩裂！自强方有自尊，逆来岂能顺受！因此，萧军偏爱这个绰号，毫无反感。

在几十年的奋斗生涯中，他是身体力行，无愧于这三个字的。

——当萧红病重困在医院，医院嫌他们穷，不给认真治疗的时候，萧军抓住医生吼道：“如果你今天医不好我的人，她要是死了，我会杀了你，杀了你的全家，杀了你们的院长，你们院长的全家，杀了你们这医院所有的人！”

这一骂，那卑怯的医生赶快去给萧红治疗，不敢怠慢。

——当他的《八月的乡村》在鲁迅帮助下出版后，张

春桥化名为狄克，向他施放冷箭，还和华蒂社的马蜂一起利用小报挖苦他并影射鲁迅。鲁迅先生以《三月的租界》给予还击。而萧军并不以此为足，还有独具一格的“滚刀肉”式的补充。

他威风凛凛地扬言，要亲手狠揍张春桥和马蜂这两个小瘪三，这一下把张春桥吓得一声也不敢再吭。

不吭声也不行，萧军下达战书，晚上在徐家汇的草地上决一雌雄。张春桥自知不是对手，推马蜂去挨打，他权充证人。萧军的证人是萧红。萧军带着半截铁棍去赴会，半路上碰见聂绀弩，硬给聂夺下来了，所以赤手相搏。毕竟萧军是讲武堂出来的，刚一交锋，马蜂便被干净利落地摔在地下。萧军着实揍了他几皮锤。马蜂不服气，刚爬起来又被撂倒了，象摔一捆稻草。

这时，法国巡捕闻声赶来，瞪眼斥问是干什么的，萧军笑嘻嘻地回答：“没事，没事，我们练摔跤呢！”巡捕走了，马蜂却躺在地下装死狗，不起来了。

——在成都，进步文艺人士借欢迎冯玉祥将军和老舍到来的机会举行大会，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有个国民党特务分子乘机捣乱，造谣煽动，破坏会议。萧军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大声吼道：“我揍你个龟儿子！”吓得特务抱头鼠蹿。

“在旧社会，我打架的次数比发表文章的篇数还多！那都是我用拳头写的文章。”萧军这样对我说。

有人曾把萧军在社会上的所作所为告诉鲁迅。萧军问他敬爱的先生：

“我这野气要不要改？”

“不改。”鲁迅先生微笑着回答他，萧军得意地大笑起来：“好，不改！”

当鲁迅先生逝世时，萧军悲痛欲绝。在为鲁迅先生送葬的浩荡队伍中，他担任总指挥，在葬仪上代表治丧办事处和《译文》、《作家》、《中流》、《文季》四家杂志作了简短致词，他说：

“……鲁迅先生不想死，不要死，也不到死的年龄，但他死了。”群众立刻回答：“鲁迅先生没有死！”

萧军接着说：

“先生，你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
深深地插进了我们的胸槽；
我们要用自己的和敌人的血，
将它喂饱。”

萧军还着重强调：“我们要继承你的战斗精神……”

后来萧军奔赴了延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由于许多领导同志在场，作家们不好意思先讲，毛主席便点名要他先发言，他便第一个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十年动乱中，他被“重新揪出来”，和文艺界的许多老作家、艺术家关押在一起。对待那些泛起的沉渣，他不屑一顾。当头目大喝一声：“牛鬼蛇神——站起来！”萧军就是纹丝不动。有人要上前动手拖他，他吼道：“谁上？你们敢动手动脚，我叫你们血染会场！”

慑于他的威严，那些人就是不敢近身。萧军以必死的信念对待生活中的横暴者，他凭借自己性格的力量免于在那种年月饱受人身摧残！

不仅如此，他在自身没有保障的困境里，仍然敢于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他的好友骆宾基，患半身不遂，还要拖着病腿去买菜，照料身体更差、患精神分裂症的老伴。本来这对一个作家的晚年来说就够凄凉的了，却还屡受同院邻居之欺。萧军闻讯怒不可遏，提上铁头藤手杖，招呼儿子和女婿，赶去示威。他一头白发，威风凛凛象半截铁塔立在门前，一下子把素来凶悍的对方“镇”住了。他对着那家人的大门叫劲，铁头手杖戳得脚下土地都咚咚作响。那家人自知理亏，又不摸他的底细，一声不敢吭。

有谁知，那时他自己的冤案还没有平反，政策还没有落实哩！

经过三十多年时间的检验，历史证明萧军是个革命作家，他第一次参加了文代会。喜爱他的作品和群众戏称他是“出土文物”，他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出版和发表，过去不被人知的杂院陋室里，又宾客云集了。

不久前，他应邀去美国访问，讲学。结识一位因研究萧红而获得博士学位的葛浩文教授，还有因研究萧军而获硕士学位的专家，当他们见面时，萧军风趣地说：“你们倒怪不错的，都是‘士’，我什么‘士’也没得到，我是‘出土文物’。”

葛浩文教授说：

“我写完《萧红传》，就写你，写完就寄给你看。”

萧军摇头说：“我一定不看。”

教授奇怪地问：“为什么？”

“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看法，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我不看，你把我写成流氓也好，写成土匪也好，

我都不管，你也方便，我也简单。”

看，萧军就是这样干脆利落！

我问萧老：“你对美国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他说：“美国是儿童的天堂，青壮年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只有利害关系，没有人情温暖。”停了片刻他又感慨地说：

“不离开家不知家的可爱，不离开国不知国的可亲！”

这就是一位从一九四八年就被“埋”进土里的老作家的心声！委屈、冤枉、摧残，没有改变他对“母亲”的爱和坚贞！望着他真诚如同孩子般的眼睛，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确如珍珠，被掩埋时默默无闻，仍在工作；一出土便光芒四射，怎不令人起敬！

1982年7月8日写于青岛

“蜗蜗居”趣闻

——萧军印象之三

读《萧军近作》，见他常在诗文之末注明，某年某月某日写于京都“蜗蜗居”寓所，当时心里曾十分纳闷：这“蜗蜗居”是什么地方？顾名思义，此居狭小，状如蜗牛之庐无疑。但究竟是何样子，却不得而知。

今天，我去看望萧老，一定要先揭开这蜗居之谜。

我提起这个疑问，萧老忍不住哈哈大笑，说道：“我带你去看看。”他携着我的手，穿过兼作厨房的阳台，步入另一间斗室。我抬头细看，墙壁一扇木门之上“蜗蜗居”三字赫然入目，是镌刻于一方木牌悬挂在壁的。故“蜗蜗居”应称室中之居。所谓“居”，说来也有点夸张，实际上只是区区一个壁橱而已！木牌上还有两行小字：

一九七三年一月间，耘儿及燕儿为我设此居所，用于闭门思过也。萧军，七三年春节后一日。

另外，墙上还贴有萧军手书诗一首：